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舜徽集

□ 中國文獻學

休養進觀之所，當若其少，夫惟善休息者，始能盡其工作。昔則古蹟古跡之修復，實國今日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之大而國之盛衰強弱繫焉。登斯閣者，皆能明乎藏修息遊之旨，於勤勞工作之餘，善愛養其精神，俾益奮厲不懈，競展其才，以致力于國，則為利之溥，宜有涯矣。斯閣之建，於不遠若閣之重修，肇始于一九八三年之冬，落成于一九八六年之秋，三十年之內，修舊補廢，治垣造宇，諸役費工，與時競建，固為尤多。云既前主其事，為文記之，因兼抒所感，于此以為夫進者勤焉。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撰并書



張舜徽集

卷之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張舜徽集

中國文獻學

7256. / 定計之所當否其少夫惟善休息者始能...
大國之盛衰強弱繫焉登斯閣者當皆能...
自楚之亡於秦勤苦工作之休吾愛其精神俾...
競展其才以效力于國則為利之博豈有涯矣斯閣之...
僅矣國之重修始于一九八三年之冬落成于一九八六年...
三年之內修舊補廢治垣垣造亭諸役費工與時規建閣為...
云此實為國之文獻之因兼行所感于此以為來進者勸焉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撰并書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年·武漢

(鄂)新登字 11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文獻學 / 張舜徽著. —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3
(張舜徽集)

ISBN 7-5622-2836-1/G · 1472

I. 中… II. 張… III. 古文獻學—中國
IV. G2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96774 號

中國文獻學

© 張舜徽 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址: 武昌桂子山

郵編: 430079

電話: (027) 67861321

傳真: (027) 67863291

網址: <http://www.ccnp.com.cn>

電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新華書店湖北發行所經銷

武漢中遠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責任編輯: 周柏青

封面設計: 羅明波

責任校對: 張 忠

督 印: 姜勇華

開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張: 9.5 字數: 226 千字

版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 000

定價: 25.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可向承印廠調換

出版說明

張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文獻學家。生前曾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

張舜徽先生一生勤奮治學，博涉四部，在傳統學術的諸多領域造詣精深，留下大量論著。他在《八十自叙》中總結說：“余之治學，始慕乾嘉諸儒之所爲，潛研于文字、聲韻、訓詁之學者有年。後乃進而治經，于鄭氏一家之義，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學、經學爲基石，推而廣之，以理群書，由是博治子、史，積二十載。中年以後，各有所述。爰集錄治小學所得者，爲《說文解字約注》；集錄治經學所得者，爲《鄭學叢著》；集錄治周秦諸子所得者，爲《周秦道論發微》、《周秦政論類要》；集錄治文集筆記所得者，爲《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舊書，則于《史通》、《文史通義》皆有《平議》；創立新體，則晚年嘗獨撰《中華人民通史》，以誘啓初學。至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廣。若《廣校讎略》、《中國文獻學》、《漢書藝文志通釋》、《漢書藝文志釋例》、《四庫提要敘講疏》諸種，固已擁替前驅，導夫先路。”此僅爲就其平生著述中較費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顯先生對學術界的重大貢獻。他的這些成就，使他成爲公認的國學大師，更是華中師範大學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學者。

2003年，是華中師範大學建校一百周年。鑒於張舜徽先生在學校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社決定出版《張舜徽集》，以作紀念。《張舜徽集》擬分批推出，每年五至七部，四年內出齊。

由於張舜徽先生的著述甚多，各書原出版單位不同、排版不一（多為繁體豎排），現在統一改為繁體橫排，技術上有一定難度。但我們本着對作者和讀者負責的態度，忠實作者原作，不隨意更改，祇在極個別情況下稍作技術處理。這種情況主要有兩類：一是原書中的夾注，一律加括號，注文字號同正文。二是原書中某些並列的書名號，從豎排改為橫排後，為避免誤會，作了一些必要的調整，其中又分兩種情況：一是同一部書下的幾個篇名，如《史通》之後緊接着出現“正史”、“史官”諸篇名，祇把“史通”加書名號，篇名“正史”、“史官”則不加。二是幾部書的合稱，如“《兩唐書》（指《新唐書》、《舊唐書》）”、“《新》《舊唐書》（指《新唐書》、《舊唐書》）”，為規範計，標作“兩《唐書》”、“新舊《唐書》”；“《隋》《唐志》（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元史》（指《宋史》、《元史》）”等，為避免一個字的朝代名單標書名號，乾脆省却書名號，成“隋唐志”、“宋元史”。這些技術處理，祇是我們的一種嘗試，但願不致引起讀者的誤解。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年10月

前 言

文獻學的範圍，包羅本廣。從過去兩千年間的中國學術界來看問題，不獨劉向、劉歆父子校書祕閣是整理文獻，即如鄭玄遍注群經，也是整理文獻的部分工作；司馬遷寫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的大著作，也是他整理文獻的豐碩成果。下迄有清一代考證之學，超越往古。專門名家，以數百計；專門著述，乃至汗牛充棟。如果以史家的眼光去估計他們的成績，也不過是替我們整理了一部分文獻資料而已。梁啟超所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談到“清初史學之建設”時，便說：“明清之交各大師，大率都重視史學——或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這却把文獻學看成了廣義的史學，內容自然是很豐富的。所以我們整理文獻，絕不可局限於校勘、注釋幾部書便够了，而要擔負起的任務，却大有事在。

在封建社會的學術界，凡是研究經傳卓然有成的，稱經學家；考證史實確有心得的，稱史學家；此疆彼界，好像互不相通似的。其實，有些學者，門庭本廣，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就，何能把他限於一隅，以致湮

沒或縮小了他的巨大作用。張之洞《書目答問》末，附列清代學者《姓名略》，將學有專長的名家，按類分列。但有時也顯現出這一方法的局限。例如一個錢大昕，既列入經學家，又列入史學家，又列入小學家，又列入算學家，又列入校勘學家，又列入金石學家。這是由於他的治學範圍很廣博，造詣都極精湛，不可以單從某一方面去肯定他。如果把他歸入文獻學家，那就包括無遺。由於那時沒有“文獻學家”的名目，所以只能多門並列了。

文獻學的範圍既很廣博，有些人不免望洋興歎，趑趄不前，這是很自然的事。我於是發願寫《中國文獻學》一書，將前人在這方面取得的卓著成就和不朽業績，加以總結；對今後整理文獻的工作，寄以厚望；並將整理文獻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詳加闡述於前。俾學者由此入門，以得整理文獻之術。自慚淺陋，未能暢發斯學蘊奧。不足之處，容俟他日增補。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五日張舜徽識。

目 錄

第一編 緒論	1
第一章 文獻學的範圍和任務	1
第二章 記錄古代文獻的材料	4
一、甲骨	4
二、金石	6
三、竹木	8
四、縑帛和紙	10
第三章 記錄古代文獻的書籍	12
第四章 古代文獻的散亡（上）	15
第五章 古代文獻的散亡（下）	19
第二編 古代文獻的基本情況	24
第一章 著作、編述、鈔纂三者的區別	24
第二章 編述的體例	26
第三章 寫作的模仿	29
第四章 寫作的偽託	32
第五章 寫作的類輯	36
第三編 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之一 —— 版本 ...	41
第一章 何謂版本 何時開始講究版本	41

第二章	雕版印書當溯源於石經	44
第三章	雕版印書以前的古寫本	47
第四章	刻本書的源流	51
第五章	宋、金、元、明刻本的不可盡據	55
第六章	精校本和精刊本的可貴	60
第四編	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之二——校勘 ...	64
第一章	校勘的起源和任務	64
第二章	書籍校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69
第三章	校書的條件	76
第四章	校書的依據	82
第五章	校書的態度	88
第六章	清人的校書工作	93
第五編	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之三——目錄 ...	99
第一章	何謂“目錄”	99
第二章	書目的部類	103
第三章	書目的流別一——官簿	109
第四章	書目的流別二——史志	114
第五章	書目的流別三——私錄	118
第六章	書目的流別四——其他	121
第六編	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	126
第一章	鈔寫	126
第二章	注解	130
第三章	翻譯	134
第四章	考證	138
第五章	辨僞	143
第六章	輯佚	148
第七編	前人整理文獻的豐碩成果	154
第一章	修通史	154

第二章	纂方志	158
第三章	繪地圖	163
第四章	製圖表	167
第五章	編字典	172
第六章	輯叢書	177
第八編	歷代校讎學家整理文獻的業績	183
第一章	劉向、劉歆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183
第二章	鄭玄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187
第三章	陸德明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192
第四章	鄭樵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196
第五章	章學誠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203
第六章	紀昀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209
第九編	清代考證學家整理文獻的業績	216
第一章	語言文字方面的整理	216
第二章	經傳方面的整理	219
第三章	史實方面的整理	223
第四章	周秦諸子方面的整理	228
第十編	近代學者整理文獻最有貢獻的人	231
第一章	張元濟對整理文獻的重大貢獻	232
第二章	羅振玉對整理文獻的重大貢獻	244
第十一編	今後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	260
第一章	甄錄古代遺文	260
第二章	改造二十四史	264
第三章	整理地方志書	267
第四章	融貫諸子百家	271
第十二編	整理文獻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務	275
第一章	歷史讀物由綱鑑到教科書的轉變	275
第二章	近代學者擬編通史的設想	277

4 中國文獻學

第三章	我們今天編述《中華人民通史》的必要 與可能	280
第四章	創立新的《中華人民通史》體例	281
附	《中華人民通史》編述提綱	284
張舜徽主要著作		295

第一編 緒 論

第一章 文獻學的範圍和任務

文、獻二字聯成一詞，出現在中國古書上，是從《論語》開始的。《論語·八佾篇》記載孔子的話：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漢、宋學者加注釋時，都把“文”解爲典籍，“獻”解爲賢人。過去封建學者們所強調的“徵文考獻”，便是說要了解過去的歷史，一方面取證於書本記載，一方面探索於耆舊言論。言論的內容，自然包括世代相承的許多傳說和文人學士的一些評議在內。本來，當我們祖先沒有發明記載思想語言的工具以前，一切生活活動的事實，都靠口耳相傳。這種口耳相傳的材料，在古代便是史料。所以“古”字在《說文》中的解釋是：“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這字的構造，從十口，是十口相傳的意思，是指它縱的聯繫——時間的聯繫來說的。這種世代相傳的史實，都是從很早的祖先口里說出來的。我們當小孩時，喜聽家里長輩人講說高曾祖考故事，聽母親說的，不如聽祖母說的那樣詳細而親切

有味。大約時代愈早的人，懂的舊事愈多，介紹得愈詳盡。我們能够武斷那些豐富的傳說資料都不可靠嗎？所以古人研究歷史，都把傳說看成了重要史料。言論的另一方面，便是對歷史上人、事、物的評議和見解，可為後來治史的參考，價值也很高。過去學者們把古代的傳說、言論和書本記載並重，不是沒有原因的。

用“文獻”二字自名其著述，起于宋末元初的馬端臨。他寫了一部貫通歷代典章制度的《文獻通考》。《自叙》指出：

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

這很明顯地談到他編寫這部書的取材，不外兩個來源：一是書本的記載，一是學士名流的議論。由於他是宋末宰相馬廷鸞的兒子，給他在當時搜集史料、接納名流，提供了有利條件，所以他的書中，甄錄時人議論極多，連他父親的話都採入了。我們試檢這部三百四十八卷書的寫作形式，充分體現了“文”和“獻”相互依倚的作用。凡是頂格寫的，都是書本記載；凡是低一格寫的，都是名流賢者的議論，二者交相為用，成為一部名副其實的《文獻通考》。

其實，我國史學界，將史實和言論並重，作為撰述的兩大內容，這不是從馬端臨開始的。遠在司馬遷寫《史記》時，記敘之外，還收錄了不少文辭、言論。到了班固，寫成《漢書》，凡是有關學術、政治的重要論文，都一一載入傳中，從此歷代諸史，也都沿用了這一體例。如果再推而上之，那麼，《尚書》中的《典》，敘述事實；《謨》，記載言論。《左傳》一書，于敘事之外，還用“君子曰”以抒發言論。由此可見，我國古代的歷史書籍以“文”和“獻”為主要內容，起源很早。不過，取“文獻”二字

作為著述的標題，在馬端臨以前，却沒有人用過。明成祖時，編《永樂大典》，初名《文獻大成》，也取義於包含各類圖書在內的意思。

“文獻”既是一個舊名詞，自有它原來的含義和範圍。我們今天既要借用這一名詞，便不應拋棄它的含義而填入別的內容。近人却把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繪畫，概稱為歷史文獻，這便推廣了它的含義和範圍，和“文獻”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當然，古代實物上載有文字的，如龜甲、金石上面的刻辭，竹簡、繒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書籍，是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重要內容，必須加以重視。至於地下發現了遠古人類的頭蓋骨或牙齒，那是古生物學的研究範圍；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沒有文字的陶器、銅器、漆器等實物，有必要考明其形製、時代和手工藝的發展情況，那是古器物學的研究範圍。這些都是考古學家的職志，和文獻學自然是有區別的。

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於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在過去稱之為校讎學家。所以校讎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別名。凡是有關整理、編纂、注釋古典文獻的工作，都由校讎學家擔負了起來。假若沒有歷代校讎學家們的辛勤勞動，儘管文獻資料堆積成山，學者們也是無法去閱讀、去探索的。我們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繼承過去校讎學家們的方法和經驗，對那些保存下來的和已經發現了的圖書、資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使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並且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甄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們提供方便，節省時間，在研究、整理歷史文獻方面，作出有益的貢獻，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

但是，這僅僅是此一工作的開端，而不是我們的落腳點；這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有人認為努力從事研

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工作，只是圍繞着大量的故紙堆在兜圈子，沒有多大出息。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只要我們不是爲研究而研究，爲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懷大志，朝着一個宏偉目標而努力不懈，不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在中外古今著名學者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想在人類歷史上作出總結性的工作，寫出一部偉大著述的，都是窮年累月，從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着手，再結合實際調查考察，才能取得成功。司馬遷寫《史記》，馬克思寫《資本論》，都這樣做過。由於他們有雄偉的氣魄、龐大的規模，爲了要撰述一部總結性的巨著而努力奮鬥，竟成爲世界上整理歷史文獻最成功的人，替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我們的絕好榜樣。我們要有雄心壯志，朝着前人已經開創的道路前進。所以我們的最大目的，便是要在對文獻進行了整理、編纂、注釋工作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刪繁就簡，創立新體例，運用新的觀點，編述爲有系統、有剪裁的總結性的較全面、完整的《中華通史》，使全國人民得從這里面看到悠久而豐富的全部文化，因之油然而生愛國之心，以激發其志氣。而另一方面，有了這部書，可以節省人們求知的時間和精力；讀了這部書，可以抵當若干部書，對幫助人們增廣文化知識，有着更多的好處。這便是我們文獻工作者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務。

第二章 記錄古代文獻的材料

一、甲 骨

根據地下已經出土的材料，證明我國在商代，已有很多可用以記事的文字了。所記載的，只是極簡單的某月某日做什麼事，用小刀刻在龜板的腹甲和牛骨上。因爲這上面的記載，大半是占卜的事情，所以學者們稱它爲“甲骨卜辭”，或稱爲“龜甲文

字”。因爲它出土於殷代都城舊址，所以又稱爲“殷虛卜辭”（虛即墟字），或稱爲“殷虛書契”（契是刻的意思）。這種遺物，埋藏在地下達三千年之久，直到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才大批出土於現在河南安陽西北的小屯村。在這以前，並非沒有出土過。每當農民犁田的時候，是經常有些發現的，都被稱爲龍骨，以賤價賣給藥店去了。到一八九九年，才被學者們發覺，加以重視和收購。所以敘述龜、骨出土的歷史的，也就從這年起。小屯村既是殷都舊址，這些出土的龜甲獸骨，無疑是殷代統治階級藏書之府內的遺物。

最初發覺甲骨上面有文字加以收購的，爲山東福山人王懿榮。他是清末的官僚，住在北京，是一位金石收藏家。當他最先發覺龜板上有文字時，便託古董商四處搜求，共約千片。不久，他死了，甲骨爲丹徒劉鐵雲所得。劉氏又託人奔走購買，所集更多。上虞羅振玉，在劉氏處開始看到甲骨文字，以爲“漢以來小學家所不得見”，驚爲奇貨，因慫恿劉氏拓印行世。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劉氏擇龜甲中字迹完好者千餘片，拓印爲書，名《鐵雲藏龜》，凡六冊。這便是甲骨文字印行之始。這書印行不久，當時樸學大師瑞安孫詒讓得而讀之，在一九〇四年寫成《契文舉例》二卷，這便是我國學者從事於甲骨文字研究之始。次年，孫氏又刊行所著《名原》二卷，摭拾金石遺文與甲骨刻辭，證說古文字的形體，這便是我國學者用甲骨文考證古文字之始。

至於根據甲骨文字，以上證殷代史實，秩然就理，替近幾十年來的史學界開辟一新途徑，則以羅振玉、王國維二人之功爲最多，而王氏之成就尤鉅。兩人在政治上，思想感情是封建的、反動的，但是在考史工作上所用的方法，是新進的、科學的。羅氏從一九〇六年開始搜購甲骨，並派專人至安陽採掘，前後所得，達三萬片以上，爲歷來收藏家所不及。於是開始了廣爲流傳的工